

陶器不再沉默

(新加坡) 尤今

有一条巨大的鳄鱼，霸气的头领从一只橘红色的鳄鱼皮包里伸了出来，可是，狭长的身体却紧紧地被夹在皮包内，动弹不得；那一对睁得圆圆大大的眼睛，难以遏制地流露出尖锐的痛苦和深沉的无奈。

有一只壮硕的鸵鸟，小小的头部连同细长的脖颈从一个鸵鸟皮包内伸了出来，可是，轻盈的身体却紧紧地被夹在皮包里，逃遁无望；那一对睁得又圆又大的眸子，无可掩饰地流泻出满腔的怒火与不甘。

这两件活灵活现地发出无声控诉的展示品，都是令人大开眼界的陶制品。那精美到了极致的手艺固然让人击节叹赏，然而，真正触动人心，却是寄寓于陶器里那份对生命的关怀与关注。

对于那些爱怜兽皮和鸟皮手袋的时髦女士来说，这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

另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展览品，取名“挣脱”——有一名男子，历尽艰辛，成功地从一个“人形”的硬壳里挣脱出来。他重获自由的脸上，还残留着往昔痛苦的痕迹；他如释重负的双眸，还滞留过去曾有过的灼痛。我驻足良久，凝神欣赏之际，起伏的心，仿佛被一把锤子反反复复地捶打着。啊，这活脱脱地就是现代人的写照呵！没完没了地膨胀着的外在欲望，化成了重重的压力，我们就活在自设的桎梏里，承受着“永无止境”的煎熬。呵，究竟得具备多大的勇气、智慧、毅力和决心，才能挣脱这个无形的枷锁？

到台北度假，知道“国际陶艺双年展”在“莺歌陶瓷博物馆”展出，一颗心，立马变得五颜六色。对现代陶艺向往已久，但却一直无缘一面。在这项名为“陶器非器、观物非物”的国际展中，我饱享了一场闪烁着思想亮光的艺术盛宴。77件来自世界各地的陶艺品，各自以不落窠臼的设计，赤裸裸地展现了艺术家深邃的内在世界。

陶器制作，在中国源远流长，灰陶、白陶、印纹硬陶、彩绘陶，一路发展，一路提升，逐渐地，从厨房的实用物品进展为美化生活的装饰品，除了美化个别家庭的小居室，也美化外在的大环境。然而，不管铸陶技术如何精湛、精进，也不管陶器如何精致、精美，都逃不出实用的范畴；而陶器制作就是被视为符合现实要求和应付实际需要而存在的一种技艺。

到了八十年代，西方兴起了概念全新的“现代陶艺”——他们大胆地让陶器摆脱了实用品的传统包袱与束缚，完美地结合了绘画、雕塑、设计以及其他的工艺美术，使古老的陶器变成了艺术家们的“思想载体”。现代陶艺一方面体现了艺术家们独树一帜的审美观；另一方面，又展现了发人深省的内在思维。此外，有些艺术家也通过陶艺品，对生活的丑陋面或是文化的怪现象，痛快淋漓地进行尖锐的批判，具有强烈的个人色彩。这些注入了丰富思想内涵的“现代陶艺”传入了东方，引起了很大的震撼，它全然颠覆了人们对传统陶器既定的刻板印象，人们开始以心灵和陶器进行美丽的沟通和对话。

陶器不再沉默了，它借助于别具一格的形体，发出清晰的声音，对各种问题明确地传达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让思维任意驰骋。

陶器发展至此，不再言听计从地受制于人了，它有了自己的生命——非常活泼、非常缤纷的生命。隽永的生命。



隽永的生命。

得知老朋友刘家方于五月下旬在浦东图书馆办画展，甚是为他高兴。与他认识，确切地说，是围棋把我和他联系在一起。因为我喜欢围棋，痴迷的程度让人瞠目，若坐上棋桌便茶食不香，待心思用专时，有时还会把手伸进边上盛满馄饨的碗，以为是装云子的钵；如果棋下得嗨，通宵达旦乃家常便饭，往往是手捏一把棋子，不想东方已皆白。那时，家方在我们学校读书。有一天，教务处一个也喜爱围棋的老师告诉我，在我们学校的学生中，有一个围棋高手叫刘家方，希望我去跟他过过招。我因此认识了刘家方。

刘家方，围棋业余五段。我们这种“卫生棋”是根本没法跟他搭脉的，和他对弈，上阵不过五六回合，便弃甲落荒，乱了阵脚，随后举棋缴械。于是，我们这帮“游击队”就围绕在刘家方这个“黄埔军校”出来的棋手周围，顶礼膜拜。

这个刘家方还真奇。我发现他除了围棋外，还写得一手好字，据说他六岁时写的字，已登大雅之堂。还有中国画，涉及的科目从山水、花鸟，一直到工笔，写意，几乎全包了。问题是，这些全拿得出手，细细地看还都很好。就拿水彩来说，也有作品频频参展，亮相。特别是那些西藏题材的水彩作品，参加了好几届上海美术大展，颇得大家的好评。最近，他又迷上人物，把古代贯休的十八罗汉图作了研

究。最后，在日本发现遗存的贯休罗汉，而且考证论定为十六罗汉，不仅有临摹，相当到位，还为此为题写了小说，发表在《小说界》杂志，引起了关注。

行文于此盘点一下，家方的围棋了得，书法有功底，绘画又非常全面，此三项得一者已能立脚，况具三矣。忽然想到，古代有书、画、棋、琴之说，古人凡成大家者俱通琴棋书画。此优雅者如今已是稀罕，然家方四项具三，几近囊括，这也是界内为数不多的。

正思之时，忽然空中悠悠传来古琴声响。低沉之旋律奏出久违的韶乐，渐渐送入耳际，爰成梅开幽香的古韵。使你大吃一惊的是，这乐曲竟是刘家方演奏。他的古琴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孙克仁教授，在乐界以古琴理论和古琴收藏著称。他当然也要演奏，在这些方面给了刘家方很大的帮助。古琴演奏家龚一、孙克仁的师兄弟，和刘家方也有交往。名师出高徒，就这些绕梁的乐调，也明证了家方的“琴”的水平。

这样，刘家方现在是琴、棋、书、画俱全，并以他的全面的综合能力演绎了古代文化的传承。

据悉，为宏扬中华文化，上海成立了“上海市科学与艺术学会琴棋书画专业委员会”。刘家方被推举为该学会的常务副会长，那是当之无愧的。

个周三和周六上午都有，无论冬夏，风雨无阻，市场上卖的农副产品大都来自吕内堡附近的乡镇，新鲜而且本土。天气如若晴好，在这里走一走，随意地买一些水果与鲜花，是很愉快的事情。

路过卖乳制品的售货车的时候，我看见有新鲜的羊奶酪，就停下买了一些。

那卖奶酪的人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他乐呵呵非常娴熟地将我要的数量称好，装在塑料盒里，外面再裹上一层纸，包好之后，他用两根手指在上面弹了两下，同时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才递给我。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玄妙，卖家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很爽朗地解释说：“这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习惯，是我跟我的奶酪说再见的方式！”

不由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外来了一家卖贴炉烧饼的，那是兄妹两个人，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什么意义的一成不变给我们的日子赋予了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比如吕内堡的农贸市场，其实已没有了存在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露天市场上要低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赶个集，为的是那个气氛、那个传统、那个延伸了很多年的日常。

而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东 西，比如当年小 伙手中的擀面杖或者前些天卖奶酪那个人的口哨，仿佛是一个美好的序曲和一个深情的道别，在序曲与道别之间，是人生里深深浅浅的春秋冬夏。

没两年的光景，这贴炉烧饼已经成为了我们院内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什么意义的一成不变给我们的日子赋予了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比如吕内堡的农贸市场，其实已没有了存在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露天市场上要低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赶个集，为的是那个气氛、那个传统、那个延伸了很多年的日常。

而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东 西，比如当年小 伙手中的擀面杖或者前些天卖奶酪那个人的口哨，仿佛是一个美好的序曲和一个深情的道别，在序曲与道别之间，是人生里深深浅浅的春秋冬夏。

没两年的光景，这贴炉烧饼已经成为了我们院内

序曲与道别之间

(德) 林中洋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排一排、从从容容地列着从牙医诊所出来，外面的无数个卖蔬菜水果、鲜花阳光有些刺眼，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味道。

香料、奶酪香肠或鲜鱼水产的摊位，这农贸市场每

个周三和周六上午都有，无论冬夏，风雨无阻，市场上卖的农副产品大都来自吕内堡附近的乡镇，新鲜而且本土。天气如若晴好，在这里走一走，随意地买一些水果与鲜花，是很愉快的事情。

路过卖乳制品的售货车的时候，我看见有新鲜的羊奶酪，就停下买了一些。

那卖奶酪的人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他乐呵呵非常娴熟地将我要的数量称好，装在塑料盒里，外面再裹上一层纸，包好之后，他用两根手指在上面弹了两下，同时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才递给我。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玄妙，卖家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很爽朗地解释说：“这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习惯，是我跟我的奶酪说再见的方式！”

不由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外来了一家卖贴炉烧饼的，那是兄妹两个人，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什么意义的一成不变给我们的日子赋予了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比如吕内堡的农贸市场，其实已没有了存在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露天市场上要低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赶个集，为的是那个气氛、那个传统、那个延伸了很多年的日常。

而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东 西，比如当年小 伙手中的擀面杖或者前些天卖奶酪那个人的口哨，仿佛是一个美好的序曲和一个深情的道别，在序曲与道别之间，是人生里深深浅浅的春秋冬夏。

没两年的光景，这贴炉烧饼已经成为了我们院内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琴棋书画一传人

黄阿忠

刘家方，围棋业余五段。我们这种“卫生棋”是根本没法跟他搭脉的，和他对弈，上阵不过五六回合，便弃甲落荒，乱了阵脚，随后举棋缴械。于是，我们这帮“游击队”就围绕在刘家方这个“黄埔军校”出来的棋手周围，顶礼膜拜。

这个刘家方还真奇。我发现他除了围棋外，还写得一手好字，据说他六岁时写的字，已登大雅之堂。还有中国画，涉及的科目从山水、花鸟，一直到工笔，写意，几乎全包了。问题是，这些全拿得出手，细细地看还都很好。就拿水彩来说，也有作品频频参展，亮相。特别是那些西藏题材的水彩作品，参加了好几届上海美术大展，颇得大家的好评。最近，他又迷上人物，把古代贯休的十八罗汉图作了研

究。最后，在日本发现遗存的贯休罗汉，而且考证论定为十六罗汉，不仅有临摹，相当到位，还为此为题写了小说，发表在《小说界》杂志，引起了关注。

行文于此盘点一下，家方的围棋了得，书法有功底，绘画又非常全面，此三项得一者已能立脚，况具三矣。忽然想到，古代有书、画、棋、琴之说，古人凡成大家者俱通琴棋书画。此优雅者如今已是稀罕，然家方四项具三，几近囊括，这也是界内为数不多的。

正思之时，忽然空中悠悠传来古琴声响。低沉之旋律奏出久违的韶乐，渐渐送入耳际，爰成梅开幽香的古韵。使你大吃一惊的是，这乐曲竟是刘家方演奏。他的古琴老师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孙克仁教授，在乐界以古琴理论和古琴收藏著称。他当然也要演奏，在这些方面给了刘家方很大的帮助。古琴演奏家龚一、孙克仁的师兄弟，和刘家方也有交往。名师出高徒，就这些绕梁的乐调，也明证了家方的“琴”的水平。

这样，刘家方现在是琴、棋、书、画俱全，并以他的全面的综合能力演绎了古代文化的传承。

据悉，为宏扬中华文化，上海成立了“上海市科学与艺术学会琴棋书画专业委员会”。刘家方被推举为该学会的常务副会长，那是当之无愧的。

个周三和周六上午都有，无论冬夏，风雨无阻，市场上卖的农副产品大都来自吕内堡附近的乡镇，新鲜而且本土。天气如若晴好，在这里走一走，随意地买一些水果与鲜花，是很愉快的事情。

路过卖乳制品的售货车的时候，我看见有新鲜的羊奶酪，就停下买了一些。

那卖奶酪的人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他乐呵呵非常娴熟地将我要的数量称好，装在塑料盒里，外面再裹上一层纸，包好之后，他用两根手指在上面弹了两下，同时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才递给我。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玄妙，卖家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很爽朗地解释说：“这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习惯，是我跟我的奶酪说再见的方式！”

不由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外来了一家卖贴炉烧饼的，那是兄妹两个人，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什么意义的一成不变给我们的日子赋予了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比如吕内堡的农贸市场，其实已没有了存在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露天市场上要低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赶个集，为的是那个气氛、那个传统、那个延伸了很多年的日常。

而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东 西，比如当年小 伙手中的擀面杖或者前些天卖奶酪那个人的口哨，仿佛是一个美好的序曲和一个深情的道别，在序曲与道别之间，是人生里深深浅浅的春秋冬夏。

没两年的光景，这贴炉烧饼已经成为了我们院内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什么意义的一成不变给我们的日子赋予了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比如吕内堡的农贸市场，其实已没有了存在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露天市场上要低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赶个集，为的是那个气氛、那个传统、那个延伸了很多年的日常。

而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东 西，比如当年小 伙手中的擀面杖或者前些天卖奶酪那个人的口哨，仿佛是一个美好的序曲和一个深情的道别，在序曲与道别之间，是人生里深深浅浅的春秋冬夏。

没两年的光景，这贴炉烧饼已经成为了我们院内

序曲与道别之间

(德) 林中洋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排一排、从从容容地列着从牙医诊所出来，外面的无数个卖蔬菜水果、鲜花阳光有些刺眼，空气中洋溢着春天的味道。

香料、奶酪香肠或鲜鱼水产的摊位，这农贸市场每

个周三和周六上午都有，无论冬夏，风雨无阻，市场上卖的农副产品大都来自吕内堡附近的乡镇，新鲜而且本土。天气如若晴好，在这里走一走，随意地买一些水果与鲜花，是很愉快的事情。

路过卖乳制品的售货车的时候，我看见有新鲜的羊奶酪，就停下买了一些。

那卖奶酪的人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中年男子，他乐呵呵非常娴熟地将我要的数量称好，装在塑料盒里，外面再裹上一层纸，包好之后，他用两根手指在上面弹了两下，同时轻轻吹了一声口哨，然后才递给我。我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玄妙，卖家显然看出了我的疑惑，很爽朗地解释说：“这个动作不过是一种习惯，是我跟我的奶酪说再见的方式！”

不由想起了很多年前，我还在中国上中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大学家属院外来了一家卖贴炉烧饼的，那是兄妹两个人，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有的时候，一些看似没什么意义的一成不变给我们的日子赋予了一种扎实稳定的感觉，比如吕内堡的农贸市场，其实已没有了存在的实际价值，因为在超市里什么都可以买到，而且价格比露天市场上要低很多，但是人们还是愿意去赶个集，为的是那个气氛、那个传统、那个延伸了很多年的日常。

而一些充满仪式感的东 西，比如当年小 伙手中的擀面杖或者前些天卖奶酪那个人的口哨，仿佛是一个美好的序曲和一个深情的道别，在序曲与道别之间，是人生里深深浅浅的春秋冬夏。

没两年的光景，这贴炉烧饼已经成为了我们院内

的一个组成部分，每天都会有很多人排队购买，兄妹俩也明显地长高了，他们脸上的笑容不再羞怯，变得大方开朗，而那擀面杖也敲得越发地欢快了。放学回家的路上，还没转过路口，就远远地听见那擀面杖的敲击声，我知道，那是快乐的擀面杖。

登高赏菊吃块糕

非池

重阳与除夕、清明、中元是祭祖的四大节日。一般在祭祖后全家聚在一起饮菊花酒，族长坐首席，这是一顿菜肴十分丰盛的酒席，菊花酒成坛供应，所谓菊花酒实际上就是绍兴花雕泡鲜菊花，兴之所至行酒令，输者罚一盅，场面热闹异常，你出一盅，有的喝者若无其事，有的喝者已酩酊，还自吹酒量大再来十盅没有问题。亦有巾幗不让

须眉，照样与男士行酒令，一盅一盅地喝，可谓酒桌女豪。重阳饮菊花酒实是享受。正是杜牧《九日齐山登高》所云：“但将酩酊酬佳节，不作登临恨落晖。”

重阳赏菊，云淡风轻，秋高气爽，百花凋零，菊花怒放，各地择期举办菊展。多年来，我只要耳闻哪里有菊展一定去参观。名贵的菊花有 50 种之多，常见有礼花、泥金香、紫龙卧雪、朱砂红霜、玉翎管、瑶台玉凤、雪海、玄墨、羞女、香山雏凤。一进入菊展现场，花香扑鼻，沁人心脾，参观者络绎不绝，

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流连忘返，不觉饥肠辘辘，便是时候买几盆回家了。重阳赏菊实是享受。

重阳节还要尝糕，我喜欢吃家乡崇明南盘渡镇的重阳糕，镇上有刘、王两家茶食店专卖重阳糕，以刘家为正宗，这家选择上好的崇明糯米，经过一昼夜水泡凉干，经石臼舂后落筛成米粉，米粉用糖水桂花手搅拌均匀，放在大灶锅里沸水蒸，中间分三、四层，每层敷浓糖浆，面上放青丁红丝，每当蒸重阳糕时，远远地闻到香味，垂涎欲滴，口水直流。重阳糕上插着三角彩旗，迎风招展煞是好看。九九那天一早起来排队买重阳糕，我们四口之家个个吃得齿颊留香，经久不忘。吃重阳糕，确是佳节的享受。真可谓：满轮三角彩旗飘，右手操刀左手招。春色诱人吆喝远，重阳时令卖花糕。

九九谐音为久久，长久长寿。时节如流，老妻早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更要豪迈气魄实足地享受盛世，享受子女孝顺。

冬至吃一碗妈妈的饺子，请看明日专栏。

享受传统佳节

享受传统佳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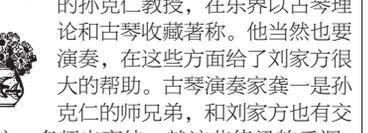
享受传统佳节

享受传统佳节

享受传统佳节

享受传统佳节

享受传统佳节



享受传统佳节

5月8日，韩正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到今后五年工作的奋斗目标，其中提到一项：“街区是适合漫步的”。